

愧

瘡

集

愧瘖集卷之十六

箭田二山野

序

贈節推沈侯少波考績序

沈子少波登進士職臬事佐吾郡三載矣流聞在衢物品崇矣薦書在廷最績著矣人謂沈子必去而爲侍從臣郡人惠覆露有后思焉二山子曰君子有昭志之學邁會植仁敷暨寰壤弗難也有秉經之行振頽還古激昂寡耦弗恤也

有撫世之業矜愚羣鞠導和迓休弗辭也是道  
也大行則大徵久行則久徵嗚呼久之難也沈  
子績方勵持衡者徒秩而廣其施勢之弗能已  
也繩治者謹矣留則喜違則戚情之弗容已也  
甚矣久於任之難也初沈子之官吾郡談者類  
謂郡士族多民俗習相藉附而咷嘒爾而漫漶  
爾而靡然趨而譁然訛持衆長以僥私益治惟  
難哉盍機械之使相發隱慝盍鉤距之使日興  
革構沈子則無是也曰君子之邦卧治之民吾

患之誠未至無相孚也戒車入境夷曠款洽接士夫以禮子庶民以誠貞度離俗娟若處子檢防規約沖若儒生蹈彝任難介若胄士辟緣情情麗誼乖誼則情頗頗情則嚴于辟沈子有嚴辟之罰未斷斷然也有得情之恕未察察然也御史慮獄他郡則檄沈子從獄無頗剔弊倉庾弗侈數責民償訟者願質曰鄰父母公他郡之民亦德之欲沈子專惠吾土亦勢弗能也沈子學及物矣行不隨矣業有成績矣非幾於道者

乎故曰觀政可以觀人觀一時可以觀他日矣  
昔者錢宣靖推官同州受疑詬辯富民辟弗自  
爲功范文正爲廣德司理日抱其獄與守爭是  
非雖忤守弗屈二公出處譽烈爲宋名臣而筮  
仕風槩則炳乎備美矣沈子充其操宣靖文正  
非吾師而班之者與易之履曰履虎尾愬愬終  
吉謙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夫富貴福澤傾  
則虎溺則川志行而順自牧而衆非得於道者  
能之乎沈子必去爲侍從臣爲朝野望二山子

仰休風而悅終譽所以觀之者遠矣石莊柯子語予曰少波奏最矣贈言非古與於是三山子乃述論沈子之言以從諸君子後

贈石川譚郡丞奏績之京序

石川譚侯丞興化郡盈三載客有言於林子曰侯勞矣又曰侯約矣又曰侯惠矣林子咨之言乃曰莆孔道車轂祖馳則館穀焉脩部使者歲一至監轄之司至無期侯多視篆夙夕覈薄書勤功課毋吏者辜若諦供具伺頤氣奔走於嗔

喜之間侯則弗能弗勞耶莆田林數澤無贏利  
可資之官亦不識堂食衙需爲何薪米綺揭平  
直而受之民或禮所親比割俸行之弗約耶邇  
歲儉民貧年需八分每稱匱部使乃親催督卒  
卒然發符木至必械吏必奪俸必加輸候憂之  
集民于庭稍杖之旋復緩焉民之追體膚之痛  
解妻孥之逋者多矣弗爲惠耶林子曰夫客亦  
知侯者夫予聞侯之言曰孰謂莆田難耶其居子  
好禮小人兢度吾嘗官於泉遊於閩數郡俗皆

弗蓄若也嗚呼此侯之所以治莆也侯仁恕愛人遮浪地者海溢輒害稼侯石其堤乃求利延壽壽康二橋圯侯區貲脩之民稱便直與曲訟侯折之直直曲者格侯曰而曲昭蓋輸臺法者云云所傷多矣橫者暴良者侯懲之弗豁良憤侯曰法麗于情竟而私耶卒辟橫而解是故惠也者庇于民而匪悅于官者也巧宦者避焉約也者譽于官而匪澤于家者也賄政者疾焉勞也者食于人而匪佚于身者也湛俗者誘焉侯

有三善可以觀政矣昔黃次公在潁川無赫赫之譽其治雖雞豚穀馬米鹽之細罔弗竭心某所大木某亭猪子能歷歷應口道則其他可知矣今稱江漢治必曰黃次公云侯嚮用未艾將弗爲次公已乎廣仁精理爾充操敦俗爾外毀譽孚顯微崇業明志爾於次公乎何有或曰次公守爾侯若他秩如何嗚呼寬和如次公豈易耶漢宣帝尚嚴切如趙廣漢輩猶弗克保終次公之政抑又可知矣予謂次公弗勝他任耶侯

將呈績于考功部諸君子謀所以贈侯侯聞予  
言喜曰林子其深知予予哉於是次其言爲侯  
贈

贈司訓周東谿擢蓬州掌教序

嘉靖戊戌春三月蔚庠分敎周君汝立秩三考  
將呈績于吏曹濱行報者謂遷蓬州學正云鄉  
士夫介林子效恭以贈言爲予後昔者予僉江  
西臬事君爲南昌邑諸生籍籍有文譽旣兩舉  
皆抑於有司越八年予再改秩爲扳臺長君應

責拜今秩到且暮矣予過家有問予間而言曰夫教者方聞履道無頗植爲徒者趨吾烏乎勝矧蕭多賢耶予謝之曰辭謙哉予之返越四年再改秩長楚藩有問予于家又言曰夫士者稟然負古吾翼其趨爾儻利靡薄習也將無移與吾懼乎教予謝之曰教淑哉乃三年予以撫楚投劾罷歸有又問言曰徒之遠也器于鄉于天下寢有聞人鄙人昭志靡崇陸陸無自列云予又謝之曰志哉間嘗論於諸生生揚之曰先生

靜愿內持凡交際罔越于度徒之貧者義之其  
教諸徒獎敏者恪者意氣者矯夫輕者於勢胄  
者寒畯者不能柔曼謾邈依低昂氣人亦義之  
嗚呼予於是信君之弗易於師也是道也何有  
於蓬耶古之學也道今之學也文古之教也實  
今之教也華道弗實期文弗華期夫瑰瑋縱橫  
之文鈎獵聲譽致名秩無難也然用詭於道將  
爲厲階華之敝也非斯人所同疾與士有繕性  
情志於希古其達諸用章而毅周而澤人將曰

有得於道者也教也者其無庸擇歟君重於教  
蔚而又歛然若忝夫職是心也可以教蓬矣蜀  
若蓬好禮多儒抑無豪傑耶弗副師者教而名  
於天下後世耶令翁半村公業春秋教湖之應  
山縣老而歸今逾耄矣君如其官其爲教公之  
遺也嗚呼難哉君歸爲壽暇日將語半村公曰  
翁有二山先生者贈教蓬言衷而弗襲質而弗  
張誼而弗諳公稔曰有是哉而承之予無益教

贈黃義城六十壽言

人之言曰君子之壽偕諸道爾已協諸人爾已  
何也顥蒙恣誕形骸爲贅曷道之偕叢排蒙詬  
聽視頗僻曷人之協壽猶弗壽也夫長短數爾  
抑一日非短百齡非長耶屈伸遇爾抑伸非時  
彥居有隱賢耶君子不朽於天地間其耀秩已  
乎其增年已乎盧陵黃義城先生長子數齡同  
釋褐交也莫逆明辛丑義城年周六十厥弟邑  
博君國奎過予談通家乃以義城壽言屬予章  
之予別義城一絕矣山林有懷螺川鶩水望者

一紀矣何幸知義城年耶義城勑官行人  
武皇帝南巡與伯固諸君子連疏諫止禍且弗  
測義城議于獄曰臣之誼吾之生奚悔耶謫南  
太學正

今上起爲御史直道忤奄寺規畫論議亹亹經  
世務寢輔成之錫暴講官之忠視西城清內收  
復民產罔知忌避慷慨似儻天下事毅然當之  
視鹽于蘆劉給事廷振遠斥以舟夫導出境飼  
劉者謂無畏同義城者謂庇黨乃謫蓮塘驛丞

至則講學淑徒以副臬郡大夫之徵既而擢揚  
州推官尋擢貴竹僉事督學政時

皇慶日新義城之抑久讓賢之論定人皆喜其  
進也揚之俗侈詭義城行志任謗上下孚之適  
忌者纍纍者孽遂弗能安其位而歸年未艾杜  
門謝客事直菴潔菴二老以孝樂教諸弟常語  
國奎以古人志業潔菴修譜牒先祠增墓田嚴  
秩範義城贊紹有力焉時作爲文章汪洋議論  
仰述古初皆隱君子事也予也何幸其知義城

年耶夫士直者節淵者文謙者量小用則小效  
大用則大效義城兼有之其偃蹇終身海內知  
已其弗爲吾道惜耶義命自信歲月逾邁其所  
養殆兼夫人者矣夫邑博之知義城第也其述  
也周予小子之知義城友也其言也衷六十下  
壽耳衛武膚聖籩伯玉寡過義城所以永終譽  
者其不在茲與其不在茲與昔者富鄭公壽潞  
公越境爲賀涑水洛中於康節起居必虔某愧  
焉他日向平之遊青原山舍尚當借一榻爲義

城作耄期誦

送陳子世安遷 趙府工正序

士者一命以上皆得以居其職廣其業尊與卑繁與簡弗與焉故奉公樹時孚人信已要盡厥心焉耳弗副所付授以圖浮美虛譽人有弗戶竊之與今夫庶子有家責焉有委勤焉責則承勤則功則其才也否則其弗才也陳侯世安從事列署以典訓成書之功來丞莆士會事叢力無得以獨舉人難之丞貳令以牧于下丞郡

若藩以求獲于上人難之戎無常清丞專政也人難之侯閭今六紀奚其難非才耶侯之才予旣試之矣侯敦朴寡械民詐則詰之曰吾弗忍爾暴也橫則詰之曰吾弗忍爾威也兩爭紛糾則詰之曰吾爲爾平毋後忿也盡恭好禮推誠待物兩庠諸子罔弗諒其懇再視邑篆視饁篆賦欲平役欲均井井如鑿鑿如昔有丞萬全者縱囚囚至丞龍門者但守清白丞下邳者論事移時丞皆無負議是故輿情頌之藩臬檄之鄉

諸縉紳紀之乃公議在夫奚異侯之才獨予私  
邪茲拜工正以服趙藩之後人皆爲侯抑侯弗  
自抑顧曰秩滿志安地散累渺吾奚他恤焉夫  
正所以率副也先副之任以端諸身勅區胥材  
約費節用於是乎冀則侯果優於正矣觀工角  
衷觀藩自邑故曰侯之才予旣試之矣且洋予  
宣地也茲行也人有弗談予藩臬故實者乎韓  
魏公舊里遺裔餘韻風流猶有存者侯識之竚  
以告予侯以別辭僉曰贈言古也廼書以復士

庚之徵

慶鄭母封太孺人李氏七十壽序

林子曰予於鄭母李孺人壽蓋三肅而歛焉乃見仲子給舍君九萬誦孺人行厥懿備矣再拜言曰夫謂壽其維賢乎謂養其維志乎謂孝其維仁乎薄植遐享置於其鄉奚壽稱贏于旨羞日嬉于堂奚養稱剽迹射譽言怍與人奚孝稱若鄭母世德則予所寡覩也孺人幼莊慧父敬所公伯父編脩畏所公愛之歸封給舍見晚公

爲教授靜齋公冢婦靜齋蚤棄養孺人恪理家政見晚獲專夫學姑林嚴孺人事之得歡心疾夜四五起視動息躬滌穢垢弗爲難少始曾亦嚴事猶林曾矢志撫孤報之婦云四丈夫子皆親課讀夜至午乃休給舍少疾捐夕殮禱其成旣舉進士由翰林庶吉士拜諫官孺人偕沐封寵喜且曜曰兒性素剛弗避事不能久茲官也給舍直道觸時忌再下

詔獄杖于庭奪秩而歸孺人笑曰果如吾言長

守貧賤其剝生也七十古稀爾健力寧神媯族  
煦和卹匱輕貲鄰黨談惠天實相之其壽可涯  
耶昔劉元城以諫去職先商于母逾嶺浮海羈  
放遠惡元城將母偕當是時也瘴產有養能如  
鄉井耶遷次有毒能如鄉適耶身則罔恤其弗  
遑母憂耶然則劉母之賢元城之養之孝至于  
今章章焉大道植于君子信矣彼曲士薄夫惡  
足以知之九萬廢棄家食凡十有六年飛縷結  
軀綰金施緋往來于衢者籍籍也人之言曰某

卿矣某使矣某也廣田某也華屋孺人正之日  
彼固分也則語九萬曰丘壑義也聖賢師也而  
讀書信古其思弗朽哉九萬稽首曰義戾者辜  
師倍者荒兒讀書信古其思弗朽哉元城聞道  
者也凡萬嚮往意豈殊耶元城歸朝淩老矣未  
聞兄弟同餐者一鶴膺歲貢將師於人一鶴之  
肫懇一鶴之攜念隨養致喜諸孫皆蘄然玉立  
鄭其有後乎給舍直聲重吾黨年方彊仕謂  
聖夫子久棄遺賢未之信也元城百代偉人其

亦有是乎嗚呼其斯爲鄭孺人有子矣其斯爲壽矣謂可以規世非與某微言奚足以揚之

贈松居先生壽八十序

松居先生年壯時乘堅服義氣可食牛里閈質所爭得一言而解委于公亦寡黨伸志或抵掌雄談或攘臂首事有古任俠者風旣壯而衰市將在匣淬弗刷耀弗試飲人以醇約度而修諸譽家數百指皆食力而耕有古隱者風旣衰而老飽嬉寢休不復知人世事子若孫左經右史

晨讀夕誦先生俯聽之仰而笑曰此豈惡聲耶復飲而醉有古擊壤忘年者風或言於林子曰異哉松居先生如斯矣林子曰茲先生所以永年也凡任俠氣必剛視戟貌蓬心憊然存息者異凡隱養必克視徇生僥得漫然形骸者異凡忘年神必和視吐故納新任術耽老者異先生之壽殆未焚矣夫先生孝友人也創先祠增田以祀與諸弟贏匱相濟歲饑分貸無靳二紀無官府聲迹林子內子先生女也從宦五六載林

子以諫南巡下詔獄內子亦被逮獄凡五閱  
朔乃得宥典乃謫判夷陵便道歸先生謂內子  
曰林子其殆觸禍乎渠直道勇退須任之旣數  
禊官楚左轄內子謂予曰今者徂楚殆歸乎予  
弗楚徇噫嘻斯言也其有所授矣夫林子未半  
載秩內臺撫楚未二載論災投劾歸拜先生于  
牀下先生喜曰壯哉歸乎又曰粹而養集而義  
其尚永休乎嗚呼先生其教諸某者深矣唐桂  
州刺史公岸先生始祖也世澤人文遠緒彌續

先生之壽則上壽矣謂之厚遺非與是月也予某孫某曾孫某登林子之堂拜而請曰吾翁壽八十公無言私與林子曰壽善之徵也言壽之紀也敢私乎哉於是乃述所論先生者贈之

壽伯母吳孺人八十

嘉靖二十年辛丑吾伯母孺人吳壽八十設帨之辰則季冬朔日也族屬戚朋觴慶焉辭頌焉罔弗預慶於是某進諸弟宣寬案言曰母也壽而三子昞夕仰庇休於天飲流光於前烈歌慈

懿於膝下者勤矣家有教焉則嘗聞之矣吾六  
世趙大母矢節全孤衍族凡數百指則餘上壽  
曾伯母趙靜慈逮下煦異產尤敦則幾期壽曾  
祖母歐陽儉朴勤訥人信爲儒家婦則亦逾稀  
壽皆賢母也林有令名矣孺人初歸吾伯鬱軒  
公珠貝之飾純綺之麗鄉所稀也公攻苦茹淡  
積銖累寸用能聚殖擬諸素封孺人相之益有  
減損臧獲之事亦身先之桑筐枲杼勤勤如婦  
時鬱軒僅下壽孺人不別諸子產食計日興之

宣也寬也責之幹蠱宗也學責之繼先聞嘻賢哉是故族有諷于驕者曰曷弗孺人金贏矣歎如寒媼然諷于誕者曰曷弗孺人年高矣慎如處女然諷于澆者曰曷弗孺人弗聞人短不度人貪凝重柔嘉天性然也鬱軒與招唐翁生同年翁享年視伯氏過一紀孺人長吾母淑人亦三年淑人懿貞端約與孺人同妯娌相將願言難老人稱賢而壽者必曰二母云壽而可述如昔者諸母亦必曰二母云三子之悅孺人也歌

舞將之晏樂承之疇其侈之諸孫氏嗣三子之  
悅孺人也含飴遜焉分甘謹焉疇其嬉之孺人  
之導和介福備矣哉聖訓曰父母之年不可不  
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夫古人於養三公萬  
鍾弗能加也幼而老慕之同也三子者其將進  
於是乎某諸姪中孺人倍愛言也不文於諸弟  
規乎哉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諸弟無忘諸  
予亦好脩從事諸

希人者無悖于情嚮時者無忒于趨情也者禮之端也崇若卑安之然後禮達趨也者誼之會也揆諸節而適其實然後義行說者言禮則以爲誣言誼則以爲誇誣也隨誇也誼君子弗由也角山王侯之爲僂遊尹也殆暮矣其署蒲凡八月蒞僂則五六月耳角山其生之日八月二十有八日也邑文學博士陳君典暨邑諸屬庠諸縫掖之士喜焉謂君子永年壽與徵也則商其徒施大全劉輝介予友郡庠生劉子以禮求

贈言於野史氏野史氏曰吾聞角山却邑人之  
恭言曰吾少也取賢科旣敎寶坻久擢茲民社  
未有聞之年吾懼焉又曰選僻未純也捐瘠未  
澤也節用裕民兢兢焉慮弗有夫庸敢觀聽侈  
耶又曰庶民之長之老喜則于庭稽首焉諸生  
喜再拜致勤焉士夫不予以棄也抗禮致言三揖  
焉耳矣儀也非分辭焉野史氏欲有言則非角  
山意也陳君乃復語二三子曰古有贈言禮也  
誼也野史氏之言其有孚乎嗚呼茲可以稽愛

矣角山初署諫事劇而緒才裕而濟剔奸而弗  
釁避隱而弗迂吾固知其才矣而令僂遊也疎  
朗之性振邇之談剗斷之識令無慢禁無弛費  
無弗慶征歛饋餉無沿習故休養之惠與民裒  
之儀章典文皆可飾治觀風者知其用弗畫於  
僂也余於角山每曰金精於銅射斗輝矣玉磨  
於璞瑚璉備矣孰謂才匪難耶大易之卦曰咸  
者言感也曰萃者言應也聖人撫世神化之義  
大哉凡民之情隨則無直驕則多詔衷雖弗懌

弗敢弗譽役雖弗煦弗敢弗力趨舍雖弗協弗  
敢弗近感非感也應非應也憧憧役役相卒爲  
僞矣有於稽愛可以稽愛者角山之自考也角  
山信古好脩日行一善焉積日而會之有弗屏  
其私者乎月無忘其善焉積月而會之有弗充  
其量者乎歲弘夫善罔弗勤積歲而會之澤不  
可勝用矣人之稱角山曰惠人也民之父母也  
有辭於天下後世矣野史氏廣贈言之旨而期  
之也昔言循吏莫漢若舉之善者多也間者任

氣類俠近道者鮮世則然矣鳴琴絃歌其滂穆  
之候熙皞之餘乎學道愛人孔門之所以爲教  
也若循吏猶孔門之狂狷也知道者監其畫邁  
往者識其長希聖者約諸中吾於角山欲無言  
焉若夫隨也譖也異乎吾所聞亦奚助於角山  
於是三子乃言曰茲謂廣愛也吾信聞命矣請  
書之以贈角山

慶吳母封太孺人王氏八十壽序

吳母王孺人壽八十其冢子音致寧海州事歸

凡六載先是海州語予以日者說母當壽以鑑  
者說母當壽又歷歷語孺人事母無虧弗壽迨  
海州歸孺人年七十有五海州祿無贏集甘繼  
脆食必侍罔弗虔先事承志弘愛睦舊罔弗悅  
視候戒疾迓燠休頤形神罔弗預茲歲春海州  
語予曰音不肖母也躋上壽祈天報貺疇其將  
之子奚可無言某嘗聞之曰天之道遠乎哉稽  
之人事可知矣王氏江口巨族富盛稱北里孺  
人之嬪于吳金貝綺縠將御侈觀坦愚公累世

儒素孺人之識與推鹿車同黜華靡協勤約門  
戶賴以立教諭公自彭澤歸孺人相坦愚公養  
二老時羞畢致無幾微間言彭澤喜曰吾得賢  
婦矣其處戚踈賤良咸有差恩坦愚公跡不曳  
官庭多取聞于鄉黨孺人有力焉令三子治士  
業晨起夜讀紡績與俱海州舉于鄉久而敍金  
壇孺人聞獎薦多則喜曰師範乎人者也以善  
聞非寥矣海州令全椒治行薦最與法從選則  
又喜曰令必能惠利于民人斯器之海州爲嫉

者譜竟外秩孺人寄言曰大夫秩匪輕况守膏  
易下耶海州竟以譜歸孺人又言曰介者寡援  
皎者易黯命也如之何邪于于穆穆安其養已  
爾雍雍秩秩光其儀已爾和氣鍾焉天休底焉  
瞿服魚珮諸孫娛之眇聞細視諸姻姪異之嗚  
呼賢哉謂孺人之壽偶焉乎哉某同海州鄉薦  
其交也莫逆楚歸則海州每談海州用世之才  
邁往之志則惜其不遇而於孺人之養其用情  
吾企焉吾母淑人氏壽踰綿亦孺人德某視潔

州則愧也海州其舍車而徒乎貢也者道也孝也者道之會也匪孝奚道匪道奚貢吾重爲孺人壽

贈草塘劉君稀壽序

衡岳楚之望亦聖諸天下也予昔撫楚觀輿域之志詢風化之宜仰古俯今於衡獨異焉每私語曰如此名區夫豈不有黃耆碩人在丘壑離垢氣翛然寰埃之外耶壬寅劉子仕縉拜尹于蒲或告予曰尹齡未三十嚴君草塘先生兒齒

赭頽其有道哉予曰衡固有若人也劉子閒過予談乃悉草塘之素予作而言曰邦有紀鄉有頌其瑞其孚頤人果修名哉茲歲臘月二十九日草塘壽七十有一予視劉子誼且念之不佞壽文庸僕徵哉夫造物於人軒綏寵力視之罔斬獨於長年大老付畀若擇焉仰戩難任棘憧惕于懷仕者皆是也若容與丘園恬無外顧顧弗鮮耶晦身而志傳毛膏流遠食報若取券輿人企之願晚有辭矣人之言曰箕疇之福君子

徵也吾觀草塘弗旣遠耶草塘少承叔氏給舍之訓攻舉子業弗售輒棄而逸尚行誼還澆而淳以母老致情竭力善養義方敎嚴宦也先登進士官也宗也容也庠名士世業益昌仁者其有後乎夫壽難逸而壽又難道而壽尤難草塘其進於是乎昔人飲菊泉丹井皆足以永年蓋沖和之氣鍾諸物而人值之也衡岳之勝日九疑曰岣嶁曰祝融曰朱陵洞天福地宇內所先方外逸人巖居奧處虹芝霞液葆貞於七十二

峰之間龐然耄若耄者往往有之况草塘居山水之奇際雍熙之運萃風敎之美裔源流之光而又沐之以詩書矩之以典則衍之以器業博之以惠濟其壽寧可涯哉乃劉尹拜予言曰宦也羈於官惟翁敎是將逾稀之年耿焉餘戀公昔保釐吾楚宦父子兄弟咸沃澤恪範今者壽言逾寵矣予進之曰仁孝同用也孝忠同歸也絃歌鳴琴視綵衣爲歡者大矣事君致身繼志述事謂今非耶夫獨行非純學也曲文備餘智

也道術於治道關焉劉子有天下之責者也草  
塘世壽寄之囁曰弗允

清朝述遇序

清朝述遇何章侯三洲先生繪而圖以自志也  
賦者瑰其辭文者秩其章吾黨能言之士侯咸  
有取焉予山人也未知夫說也邑令劉子敬菴  
於侯之述之說殆莫逆焉間過予拜而言曰今  
談世者重世臣非其舊之謂也淬器裕識稽典  
存懿應之沖抑抑而任之若人也其國家之利

與論人者矜志士非其狷之謂也任心砥節陳  
力畢誠不脩聞爲眩矯然而不可奪若人也其  
任使之光與三洲先生兼而有之宦也無侈言  
公其識諸予乃閱夫圖謂劉子曰允哉言乎我  
國家列聖御極取士章明州巨宗薦于鄉凡八  
人登進士爲列卿爲都諫爲藩長貳爲邦伯暨  
三洲凡六人故書曰賢科趾美又曰天府蜚英  
三洲之登進士也曰聞臚曰沐宴曰試政凡三  
書爲中秘也曰侍直曰趨朝曰虧綸曰將令凡

五書爲杜下史也曰糾繩曰搏擊曰持斧曰行  
春曰集疏亦凡五書逮吾郡司理采采裒裒凡  
十有一書曰蒙仁曰襄理曰紓謀曰登俊曰傳  
經曰決訟曰揚威曰覽勝曰漫興云圖之未予  
乃僭書曰山城被命言士民沐惠利冀賜環也  
又曰江亭惜別借冠餘戀也嗚呼備矣夫臣之  
於君東西南北皆制命也裘葛輿馬皆渥澤也  
奚者非遇故內而廟廊則憂其民出而江湖則  
憂其君奚者非答夫遇君子之自處其有擇言

耶昔者司馬氏之作史也世家列傳肇例碑紀

後之史者憲之三洲之述傳諸家謂家之乘可

也信諸其鄉謂郡之籍可也信諸天下謂天下

之志可也至於傳後世垂故實不于今觀之耶

是在三洲任重致遠而已矣於是劉子復言曰

吾聞君子之樂莫大於世德相承而憂勤匪懈

尚亦永有終譽設語世臣曰而遇前人休必自

艾曰吾咎哉其怍也靡骨無忘之語志士曰而

縮肭弱植則慄然若隕日吾負明時哉先

生之志之業其有異於是乎先生翩落英朗勇  
於義政無操切勵風敎班班可紀述莫竟焉宦  
備屬也久其敢謂知先生耶若公之言質弗迂  
約弗澤誼弗諛其期先生也世業志士非其至  
者殆將曰古之人吾師也先生其弗爲古之人  
已乎懲也敢錄而質焉

送郡博張行甫擢渭南縣尹序

張子行甫敎吾庠甫朞遂有渭南令之擢門人  
方重熟李震吾第轍偕來徵言爲贈予於行甫

夙所畏也乃與諸門人言曰吾聞張子之才傑  
於滇邦矣而深言之效志淡慾弗繪而章雖時  
之聞人或未之過也聞之虛若無所能矣而大  
言之慎微內樞類有道焉雖進之學古人而有  
長資也張子歷三教令例推耳而侈言之而臺  
吏而省郎其有異乎吾爲渭南喜其尚有言哉  
夫君子非難于辭之絢而以符諸事難非難于  
教之矜而以恪諸牧難非難於銳諸物也而以  
文於其敬難故事弗辭若牧莫儒若文弗初若

人之情弗甚相遠也若張子者弗戾吾言矣關中西北大藩其錢穀以歲數歉民之逋多俗貧而悍視刑罰如栖處然而渭南車馬孔衢驛書旁午臺省將迎旬日見之蜀道邇上國徂者來者緝緝候顏色館穀罔弗虔爲之令者弗勞耶勞而功于事者鮮弗費耶費而惠于民者睽弗龐耶龐而約于度者戾而張子也廉靜仁恪人也其抑弗樂於是者乎昔者仲由治蒲子賤治單父賢者之業偕諸道矣而其時志則達也使

二賢生於今之時其弗爲令乎其亦薄渭南乎夫弗剝於愛雖黠謫之夫亦吾子也能緩急於事雖涓滴之惠亦民謀也能弗覬倖其官雖華寵之秩亦若寄也使二賢之治渭南其亦異諸斯言乎然而蒲也單父也固賢者業也有本之學尚古之治其斯獨與於聖人而爲百世師者與張子希賢其進於是已乎諸門人乃言曰二山公之言其知先生者與先生之教吾庠也直而溫貞而弗億誼槩道矩先後師吾者寡若儔

焉予小子輩知渭南之政可以弘志業矣惟公  
之言可爲贈也予謝不敏張子行迫矣予林壑  
蹇迂有邂逅期耶他日聞諸人誦曰張渭南循  
吏也殆喜而不寐將號諸人曰二山子樂賢知  
人於斯爲徵

柳州府學敎授致仕王翁狷菴壽言

金華王子汝學登進士疏便養授興化府學敎  
授時嚴翁狷菴先生就養于莆三閱歲矣翁道  
骨半神璧如淵如逸韻清言灑乎其可挹予間

侍翁翁語予曰老人喜有蒲遊也蒲山若水高者環澄者迂靜者章澤者凝放臣羈士泉后煙霞予間得而觀焉未嘗不犁然于心也丹荔黃橙厥類繁矣海之物錯然時來吾鄉之人過予予輒爲致之列袂品珍對客言未嘗不侈然甘也故家鉅宗後先文物華實秩秩稽故殊徵可風多矣踐石者識穎繡衣者氣豪栖寂者養澹間聞若人焉未嘗不喜及見也予老矣喜有蒲遊也予答之曰翁有賢胤知夫志養道養者乎

夫志養者規則先哲因心爲愛三公弗易也跬步弗忘也何有於恒民之情道養者彝倫肫惻仁孝用協於器業備羨也於儕仰無慊也何有於曲士之譽翁有賢胤其爲養也殆進於是矣翁齡七十有七矣郡庠之士凡數百人稱觴壽翁不謀而孚而以壽之言某屬焉某知翁抑企汝學廣孝也乃執筆揚之王太原祿人也居會稽五季間自會稽徙義烏宋南渡後制科文獻擅稱東南尤顯著者尚書莊敏丞相文定文獻

忠惠狀元數公暨我開國文章節義如華川公爲忠文名臣孫齊山登進士仕中舍與章楓山陳白沙莊定山友善翁稚時授學齊山蔚冠試主司輒首薦數奇弗售強仕時序及賓貢念齊山公教植恩廻遜叔氏彥高又遜公婿龔子言志僉皆難之旣而授六合訓導正已率人絕口世利暇輒杜門纂譜牒及博群書督學張盧三御史皆謂翁操行端立志古也盛國史序其譜曰敷義明禮君子也暨擢新淦教諭即以教六

合者教之暇復緝經約史比類分門而疏之義  
數易稿乃成編凡二百餘卷名曰古今玄覽云  
其碑後學深矣暨擢柳州教授報至求歸徐提  
學少湖獎翁曰清操弗渝著述弗懈令郡邑留  
之翁志不可屈遂行構隱堂明家禮創忠孝臺  
復高山流水亭人曰孝先也幼事兄如父族無  
異言五里志哀二里寄望人曰重倫也買田祀  
外公每鄉之貧者量濟之仕六合時士貸數十  
金不能償歸之日取券毀之人曰敦義也嗚呼

若翁者其弗謂大老矣乎翁好學慎度於時有  
聞而檢過知非老猶競也謂非善事于心而養  
壽命之原者與爲名師儒進退裕矣而教汝學  
也勤乎以行道育英才先焉謂非德厚流光天  
錫難老者與是故恒民之情侈遇也其志溢也  
無得於養曲士之譽竊其似而耀其華也本則  
驟矣其奚能植王子者任重道遠爲仁人爲孝  
子其翁壽也與天壤俱存可也是在王子弘毅

石翁祖叔壽八十叙言

袒叔石翁侍御公遺臺榮家食凡三十有一祀  
嘉靖乙巳季春六日迺公誕辰於是公年盈八  
十矣某撫楚歸閩紀有二祀凡杖侍公弗記凡  
幾伯叔氏在諸姪儕凡若干人某與群從昆弟  
及群從昆弟之子在諸孫儕凡若干人皆先期  
奉觴跪拜秩秩然雍雍然言于公曰江之廣只  
惟鱗沫只木之喬只惟禽集只又曰彼罟者勞  
沫惟深只彼弋者高集惟森只又曰家有尊矣

祐有先矣惟公百齡遺宗人休矣於是某復再拜言曰某嘗聞諸君子予矣壽奚贅周已耳奚幸盈已耳奚稱約已耳公登進士爲揚州府推官閩郡饑受檄分賑全活者多疑獄平反有陰功焉爲御史兢勤守度嘗理鹹于淛中貴人例商賄豫言掣期公知之弗期掣奸利清讎言興巡察西粵邇荒政慢公先諸司釐剔之風裁丕振公於世其芻植而罔邪世有懷緇而示素韜械而示輿操戈而示俎其凌人也怒視昭居其凌

於人也。敷色伺氣，公慎重如訥。雖公卿爲時畏者，亦不能曲敬媚之人。日爲執御史云：世有仕未考而家豐，而氣張而群侈備，因人揚聞，循年徙秩，公官一紀，纔爲法從吏。哀辭妬莫有辯者。公於世其厚享而盈邪？公歸杜門，避囂劑量，匱乏節縮，施受銖積寸累，裕饑煦寒與中丞翠庭公司馬山齋公暨諸老，月有會，佳山水有觴巾服，古雅賡詠，從容歲爲常，增祀田脩先墓，數所公於怡老，其弗澹然約耶？其斯爲君子壽與抑。

樂必逢時美則懷祖公際

三廟熙穆薄海化舒晚恬丘壑值

聖天子仁聖流惠棄捐樂莫大焉吾家逸士公之孝醇遜軒公之謇恪勿齋公之敦粹公承矩澤美莫大焉天保之詩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公之所以誦君也大雅之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公之續祖也公壽將無百齡已乎其斯爲君子之壽也與

愧瘞集十六卷終